

生存缝隙藏教育本真 人性微光育民族希望

评蒋兴强中篇小说《不负寒窗不负娃》

冯晓澜

在教育焦虑席卷社会的当下，小说《不负寒窗不负娃》(原名《为儿为女》)以姚大民夫妇为女儿小升初读名校而筹措经费为主线，勾勒出普通家庭在教育焦虑与生存压力下的生存图景。作品通过细腻的笔触、跌宕的故事，呈现转型期中国社会教育与家庭的伦理困境，既是教育批判界、底层生存的温情赞歌，更是映照社会病灶的多棱镜。

生存与教育共生之困中的本真守护

小说以姚大民夫妇为女儿升学筹备“活动经费”的焦灼场景切入。姚大民夫妇的焦虑并非个例，而是千千万万中国家庭在教育“军备式竞赛”中的缩影。当代文学中的教育叙事常陷入两种极端：或为“阶层跃升”的励志爽文；或为“教育焦虑”的批判文本。而《不负寒窗不负娃》的独特性，正在于以一个身处底层的普通家庭为切片，书写并还原了教育最本真的模样。

对贫困的诚实书写是其底色。姚家租住的“连屑屎的棚棚儿都得租人家的”旧屋、曹勤在超市“站班到深夜”、姚大民“理平头、买仿皮包”见易老师时的局促……这些细节并未渲染“贫困的崇高”或“苦难的悲情”，而是以白描呈现贫困的日常性。更珍贵的是，小说未将贫困与教育对立，而是写出二者的共生关系。姚家为了让女儿姚雪进“一三九”(锦都市三所重点中学)而焦虑，源于最朴素的期待：“孩子多读点书，今后不用像我们这样出死力。”

小说对教育异化的揭示，更直指社会的深层病灶。“一三九”学校通过超纲奥数、“活动名额”构筑的筛选壁垒，看似公平竞争，实为资源垄断的隐性暴力；易老师、肖雅等中间人形成的食利链条，将入学资格异化为商品交易。姚大民接触的四个“能人”要价从12万元飙升至23万元，折射出教育腐败的深度。这种系统性扭曲逼迫普通人共谋：姚大民从怀疑潜规则到主动筹钱行贿，曹勤从骂丈夫“窝囊”到四处借钱，展现了一个老实家庭在体制性压迫下“理性堕落”的过程。

但小说没有停留在对“教育腐败”的批判，而是通过姚雪的成长经历，闪现出教育最本真的力量——姚雪故意让弟弟赢球时的狡黠，热粉蒸肉时要让父母闻到香味就眉开眼笑的体贴，主动安慰父亲“不管哪个学校都会努力”的豁达。这些品质不是奥数题训练出来的，而是家庭在日常互动中传递的成长养分。正如姚雪的奶奶用“把租住房打扫得比别墅还干净”的行动告诉她“劳动光荣”，姚大民用“出门必打招呼”的仪式教会她尊重与牵挂，曹勤用“女孩子要吃得多”叮嘱培养她的豁达——这些不图回报的养育，恰恰构成一个人最珍贵的精神底色，让教育回归守护成长的本真。

家风传承的隐性渗透与现代困境

如果说生存与教育的交织回答了成长如何发生，那么家风传承则诠释了未来如何被定义。在《不负寒窗不负娃》中，姚家的家风传承没有“忠孝节义”的祖训，而是以具体任务、代际互动、生活实践为载体，在平凡日常中实现隐性渗透。长辈用认真活法的方式，为下一代写下生存说明书；不是强加的行为约束，而是通过“做中学”“看中学”，让善良、责任、坚韧，成为刻在骨子里的本能。

任务式责任教育是最生动的传承课堂。姚大民在姚清六岁时，要求姚雪“每天带弟弟运动半小时”。这一任务表面是体能锻炼，实则暗含“长姐如母”的责任传递。通过这种任务式互动，姚雪学会了担当，姚清则在被照顾中感受到家庭的温暖。责任意识没有被抽象成“你要照顾弟弟”的口号，而是转化为“今天打多久球”的具体行动，让责任从约束变为滋养，为未来成为有担当的公民埋下伏笔。

生活点滴的模仿是家风最本真的传承。姚雪的奶奶作为“20世纪60年代农村老高中生”，秉持“学工学农、以劳动为荣”的价值观，即便在租住房中也将“厕所、厨房打扫得窗明几净”，甚至主动“带走”邻居的垃圾袋。这种爱干净、不偷懒的生活态度，被姚雪自幼观察并模仿——她一岁多“扯餐巾纸只取一张”“掉饭粒立即捡起”，幼时班时主动清理同学掉在桌上的菜。同理，姚大民“出门必打招呼”的习惯，也在孩子的耳濡目染中成为家

庭仪式。这些细节说明：家风的传承不需要刻意教，只需要长辈认真活——你的生活方式本身，就是最好的教科书。

小说并未回避家风传承中的现代困境。姚大民夫妇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子女教育的行为，既是对自身命运的抗争，也可能成为新的枷锁；教育投入的“孤注一掷”——姚家九年轻攒8万元存款，却愿为女儿升学倾其所有甚至抵押祖宅，反映底层家庭改变命运渠道的单一性；价值传递的内在矛盾——姚家一方面教导孩子诚实劳动，一方面又不得不示范如何行贿；一方面强调成绩至上，一方面又希望孩子保持纯良品性；代际差异的隐性冲突——奶奶代表的“60年代劳动观”、父母奉行的“拼搏哲学”与子女面临的“奥数竞赛”，构成三代人教育观念的变迁轨迹。这种困境折射出中国式家教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矛盾：当传统耕读传家的价值观念遭遇教育市场化的冲击，家庭教育不得不成为理想与妥协的混合物。

人性温暖微光孕育民族希望

当我们视角从家庭拉升至社会，会发现《不负寒窗不负娃》的终极叩问是：一个国家的教育公平，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未来高度；当教育改变命运成为极小概率的幸运儿游戏，这样的教育生态如何培育出有希望的下一代？

小说对教育异化的揭示，本质上是对社会责任缺失的警示。作者的可贵在于，没有止步于讲故事，而是在冷峻的社会批判外，执着于对人性温暖的细腻捕捉和耐心书写——这种温暖不是浪漫想象，而是生活重压下倔强生长的情感根系，是民族未来最珍贵的精神底色。

人性温暖通过多重关系展开。家庭成员的捆绑式生存传递着最质朴的温暖：姚大民接送妻子下班被儿女戏称为“牛郎驱仙女”，曹勤抱怨丈夫却给他多加荷包蛋，姚雪在父母争吵后热饭菜，姚清用童言化解紧张……这些细节构建了用伤害表达依赖的情感逻辑。

阶层内部的微弱互助是黑暗中的萤火：刘老师作为体制内的“清流”，为姚雪争取合法入学机会并拒收酬金，称“农民工是城市的功臣”；朱聪明提供中介信息、曹勤大哥抵押房产等穷人帮穷人的朴素善意，是姚大民一家身处困境中最有力的支撑。

孩童世界的纯净对照是未被污染的净土：姚雪姐弟的羽毛球赛、郑白娇对姚雪的真诚崇拜，构成未被功利污染的童真地带。郑白娇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孩子，其平等友谊反衬成人世界的势利，她的“你那么优秀”成为对畸形规则最天真的控诉……

这些人际传递的温暖所绽放的微光，不仅照亮了姚家的租住房，更照见了民族希望的精神底色。正如小说结尾姚雪通过合法途径入学，看似偶然的希望背后，是她“科科前两名”的实力、“工整问候信”的教养、“主动安慰父母”的懂事——这些品质，不是“活动经费”买来的，而是家庭用爱与坚持培育的。它告诉我们：民族的未来，在每个家庭“为孩子多切一片肉”的日常里，在每个孩子故意让弟弟赢球的善心里，在每个普通人能帮一点是一点的温暖里。

更重要的是，姚雪的成长轨迹证明：即便在教育资源有限的环境中，家庭依然可以通过劳动习惯、责任意识、温暖互动等非功利的教育，为孩子注入向上生长的精神力量；而这种力量，恰恰是一个民族最珍贵的未来资本。

蒋兴强用现实主义的笔触，既记录了普通人在教育“军备式竞赛”中的挣扎与迷失，揭示了教育异化的残酷现实，也折射出中国家庭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阵痛，更传递出对人性本真的执着守护。它揭示了教育的真谛：不在“不负寒窗”的个体拼搏，而在构建“不负每个娃”的公平机制，也点明了人性的温暖：不仅在于顺境的锦上添花，更在于绝境的相濡以沫。这或许正是作者再次提升，将近两万字为《为儿为女》丰满血肉，又增添几千字的情节成中篇，名也改为《不负寒窗不负娃》的深意——前者是家庭的单一视角，后者是对整个社会的叩问。由此，带来最深刻的启示：教育是民族未来的根系工程，而每个家庭、每个孩子、每个普通人的微光，终将汇聚成民族向上生长的力量！

从烟火日常的表象中探寻生活的真谛

——钟正林中篇小说《家事》读后

陈德琴

生活是一个范畴宽泛的词汇，它像一个大染缸，也像一个大熔炉，煅烧着浸染着融入其中的每一件物事。生活是炊烟袅袅，生活是由一个人、一个家庭编织出来的巨网，正如歌曲《苦乐年华》所描写的那样：生活是一团麻，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；生活是一根线，也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……钟正林先生的中篇小说《家事》，就是一篇描写如一团乱麻生活的佳作。

近年来，描写现实生活的作品很多，最直观的如《一地鸡毛》，以及《村里村外》《人世间》等。而钟正林的《家事》，则直接描写日常生活中那些鸡毛蒜皮、鸡零狗碎的事情。那些事情是所有人都经历过，以及还将继续经历的烟火日常，看得见，摸得着，真实地存在着——公公给儿媳打电话，叫她跟送水工说清洗一下饮水机里的水垢；儿媳却觉得公公该直接给送水工打电话，跟自己说纯粹多此一举。公公觉得，你是这个家的一分子，做点事儿是应该的，怎么就多此一举？“战争”一触即发，争吵迅速升温。最后，盛怒之下的儿媳携夫带子搬离了公婆家。

吵架是日常生活中怨气的积累，是心中愤懑的宣泄，《家事》由此牵扯出公婆与儿媳之间的桩桩件件纠葛不清的往事——儿媳性子犟，说回娘家，不听说不听劝收起衣服就走；去乡下走亲戚，不愿回家挽留和公婆想多玩一会儿的心情，执意要返家；不准公婆给出生不久的儿子添加奶粉，喂水，等等。同时，儿媳还不懂人情世故，不知节俭，外公外婆来了，“即使在饭桌上，她也只低着头吃，连喊一声外公外婆吃饭的话都没有”；节假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

旅行，信用卡透支上万元……还有很多很多事情，桩桩件件，就如一团乱麻，剪不断，理还乱。

是的，家庭琐事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谁能说得清道得明？但作者并非只想摹写如乱麻的生活，如果真这样，那就不是文学作品，只能称得上生活的原始记录。陈芝麻烂谷子的家长里短，谁愿意读？作者显然是知道这一点的，其意图或者说雄心，是想通过生活的表象，达到吹糠见米，拨云见雾，显露生活的真谛和真相的目的，让人们学会在生活中如何自处。《家事》多维度地体现了文学作品不仅记录生活、反映时代，还起着教育、疏导功能的作用。婆婆背地里抱怨儿媳不懂人情世故，埋怨丈夫不该给四万元彩礼帮儿子豆瓣娶回儿媳。可一见到儿媳和孙子，脸上的笑容像菊花般灿烂，让公公都不知道老伴那个时候是真实的。或许，这就是生活的艺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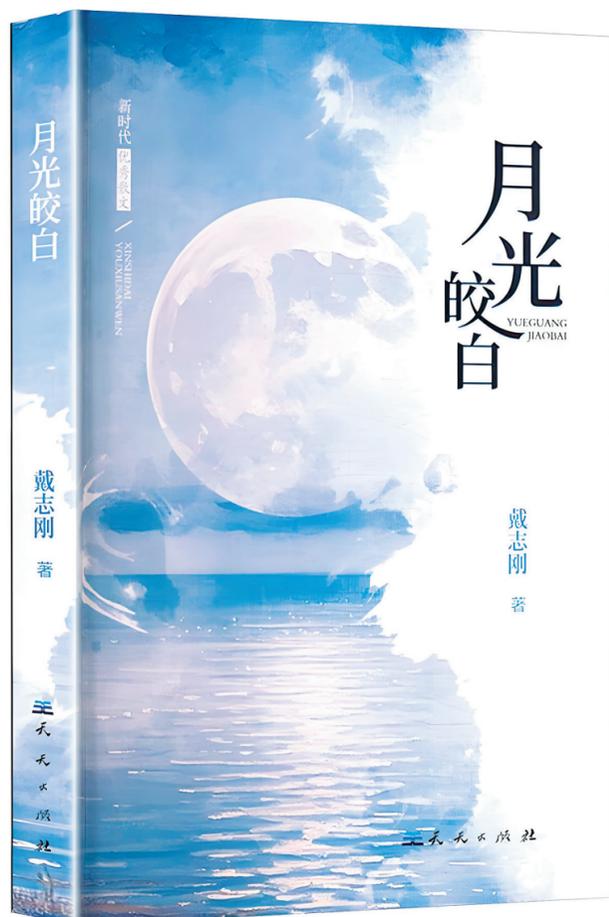
现实生活泥沙俱下，适当的谎言便成了生活的润滑剂。纷乱的生活中有矛盾有纠纷有分歧，如果要较真，矛盾和纠纷就会升级，家里家外就会骂骂咧咧，鸡飞狗跳，何来幸福可言？所以婆婆就当和事佬，当着老公的面劝说：“多年的媳妇熬成婆。到了我这个年龄，就啥事都看淡了。”当着儿媳的面则劝说：“你爸在外面高高在上，走哪里都受人尊重，哪里受过这等气。”婆婆的言语，于远嫁而来的儿媳而言，是温暖的，有人情味儿的。正是有了这一信任基础，婆媳俩在炖棒子骨汤时，边择葱边剥莴笋时就自然聊到了一起。婆婆的交心谈心激起了儿媳的共鸣，在婆婆面前逐渐敞开了心扉。

选用家长里短、鸡零狗碎的生活片段作为

流淌在月光下的文字

——戴志刚散文集《月光皎白》读后

李秀玲



画出生命中那些浓墨重彩、永生难忘的亲人与乡邻——爹爹、母亲、德爷、春叔、八金九银、丫姐。

首篇《爹爹》便深深打动了我。作者用朴素平实的文字，道尽了爹爹一生的坎坷多舛。那些辛酸苦痛，都化作皱纹，深深镌刻在他的面庞与须发间。爹爹名唤木生，一生也与树结下不解之缘。文中写道：“勤劳的爹爹，以在房前屋后种树种花的形式，生长着他的梦想和希望。”爹爹熟悉每棵树的生长习性、品格功用，也将对生活的热爱、希冀与坚守，悉数浇灌其中。树不枯，人活着便有盼头。

《德爷》一文，则生动勾勒出一位虽未读书却技艺精湛的老农形象。尤其描写其手工艺时细致入微的刻画，既源于作者儿时的敏锐观察与深刻记忆，也见其对于文字的娴熟驾驭。文末那句：“那一刻，我知道，他已臣服于岁月”，凝练而有力，瞬间令人感同身受。年轻时我们总企图追赶、征服时间，暮年方悟，原来我们终究只是岁月的过客。漫长一生，亦不过是时间长河中的一粒微尘。

作者写母亲，则巧妙运用回忆与现实交织的手法。读者既能看见母亲年轻时的坚韧、善良与持家有方，也能读懂她年老时的无助——那份坚韧初犹在，却平添了暮年的力不从心。她依然对于女絮絮叨叨，倾泻着牵挂；恐惧死亡，却又想安顿好身后事。这样的母亲，伟大而勤劳，是千万母亲的缩影与真实画像。

一段段回忆，一件件往事，早已深植作者心田。只要记忆尚存，这份温暖的亲情与淳朴的乡情，便会陪伴人生。

让每一处景都成为笔下的花

书中对景物的描写亦是亮点。既有大开大合的壮阔叙述，亦有借景喻人、动静相宜的细腻笔触。多年的笔耕不辍与持续积淀，使作者对文字的运用娴熟自然。书中无矫揉造作之句，亦无生硬过渡，皆是源于对生活的细致观察，经记忆反复淘洗、提炼、修正，再融入人生风霜后的感悟。

《桂子一地红》中，作者将生命印记与桂花

小说题材，是很冒险的事，要么写成流水账，要么创作成生活写真。但笔力雄健的钟正林先生，善于提取生活中的碎片作为小说有节制的紧凑细节，用诗话的语言和细腻的笔触，如：“川西平原的菜花千百年了，见惯了，不是什么稀奇。倒是孙儿墨斗见啥都稀奇，田埂上的小花也要去抓，扬起小手，鹅儿般扑腾着；开着的菜花更要伸手去摘，什么都往嘴里送。”让琐碎生活变成一条汨汨流淌的河流，荡涤生活中的污垢，映照人们的人性和心灵，常流常新，慢慢显露出生活的真相和真谛。

小说中的两位女性——婆婆和儿媳的形象塑造得尤为成功。儿媳的婆，婆婆当而一套背后一套的圆滑，都是世俗生活中婆婆的代表和典型。特别是婆婆这个人物的设置，更体现了作者的匠心和手笔。现实生活中，婆媳矛盾最为突出，而在《家事》中，作者让婆婆成为调解矛盾的那一个，不仅因为女人善变，更因为女人与女人容易拉近距离，产生心灵共鸣。如果不这样设置，儿媳的转变就较难实现，作者的目的也难以达到。要想琢磨纠缠的生活如流水一样畅流下去，还非得要婆婆这样的女人从中调停。不得不说，婆婆的圆滑和隐忍，是生活的大智慧大策略，她把自己活成了一本教科书，感悟并教化着丈夫、儿子和儿媳。

生活中没有绝对的对与错。正如作者所说：“生活就像河流，尽管有洪水，有污浊，但清澈是它的源头，是初衷也是永恒，每天都在开始它流动的新生命，从不回头。”

这就是世俗生活中的家事，这也是家生活！

树紧密相连：童年时爹爹植于北厢房前的丹桂；桂林军营食堂前成排的桂花树，树下飘香的桂花汤；随父赴湘东茶陵寻根，在老祖祠邂逅的丹桂；最终选择的单位大院内，那两棵高大繁茂的丹桂……桂花树贯穿了作者的童年、青年与壮年，也成为他追寻家族血脉的精神指引。这一棵棵丹桂，于作者而言，不仅是生命的陪伴者，更是人生各阶段的哲学注脚。

“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要到哪里去？”苏格拉底这“永恒三问”，亦是作者从丹桂中体悟的生活本质与意义。家族的根系血脉、人生的抉择追求、过往的思量与未来的方向，或许都能在这桂花树里寻得答案。这树，是家族信念的传承，是爷爷坚守的挚爱，是维系亲情最坚韧的纽带。

作者所遇之人，都曾在桂花树下与他牵手，有过笑谈。桂花树默默记下这一切，待每年秋季，绽放出细密的红色小花——那便是人间所有相遇的印记。一棵桂花树，记载着光阴流转，承载着生活的全部。

让每一篇文章都被记住

作者对故土的炽热深情倾注笔端，无论是采风途中、旅行间隙，还是老友重逢之时，他总在叙旧、游赏间用心记录风物，并耗费大量心血研读当地历史人文。

下辑多收录采风之作，《隐于泥土深处的时光》《不道衡阳远》《怀古宋玉陵》《春风拂过地坛的夜》等篇，我反复品读，由衷敬佩作者有感而发的深情与深厚的笔力。

作者笔下的每一处，绝非走马观花式的“到此一游”。他必先研读方志、梳理历史脉络，深入街巷肌理，方能成就一篇篇值得珍藏细品的佳作。

《隐于泥土深处的时光》中，作者从澧阳平原城头山6300年前的城池落笔，写先民狩猎、聚集、抱团取暖，渐成村落。随着人丁兴旺，首领们商议取土筑墙，范围渐扩，护城河、城门、城墙次第出现，交通规划、房屋分布、集市形成……一切只为让居住环境“好一点，再好一点”。如今，它成为“我国早期古城文化遗存中保留最系统、完整，底层关系最清晰、最具代表性的古城遗址”，将华夏文明推向成熟，生生不息繁衍至今。作者的文字引领读者穿梭古今，从村落演变至城市，令人对辉煌的华夏文明自豪，更油然而生一份传承的责任——这责任，当代人义不容辞。

《怀古宋玉陵》则让读者重新认识了这位与屈原齐名的文学巨匠。作者勾勒宋玉的生平、文学成就与作品风格，写其前半生的功名追逐与后半生的淡泊超然。一个真实而伟大的宋玉形象跃然纸上——他俊逸清秀，学富五车，怀凌云之志，亦曾屈从王权。他开创赋体，在贬谪的困厄中却写出《风赋》《神女赋》等千古绝唱。

“千百年来，世间总充斥着太多难以名状的不公正，唯有时光凛冽，维持恒定和公平。”书中此类蕴含哲思的句子比比皆是，足见作者文字已臻于如微见之境，兼具美感与深度。

人与素昧平生之人，却能借由文字，结识一位优秀的作者。纵然无法目睹岁月在他容颜刻下的痕迹，但能读懂这流淌在月光下的文字，亦不失为人生一幸。